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七八二號（今日一張售二千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三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四四號

發行人 匯爾莫　時代書報社出版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駱駝金筆

CAMEL Fountain Pen

式樣新穎　堅固耐用

註冊商標　CAMEL

上海駱駝金筆製造廠出品　本外埠各大文具商店均有出售

今日四場　杜美　二時　四時半　六時　九時正

蘇聯豪華五彩鉅片

青春底旋律

充滿青春活力·洋溢新生朝氣

特別討好觀衆同時加映　歡樂歌

看過的值得重看，未看的不可不看　連場客滿，請早購票

義人民反法西斯運動
全國各地流血鬥爭已達十餘日
現政府高壓政策造成今日騷動

〔合衆社羅馬十六日電〕義共黨對義政府及馬歇爾計劃作流血攻勢，迄第十二日時，手擲紅旗之暴動者，在義南部城市，搗毀三右派政黨之總部，喀斯貝利之國民政府及義各大城之地方政府，皆增加警察，並在有維持秩序之必要時，準備出動軍隊。共產黨發出一長達五千字之宣言，聲明渠等之立場，號召聯合鬥爭，以推翻政府，因該政府想通過馬歇爾計劃之犯罪行動，將義大利降為「奴隸」而成為美國之「屬國」。義各大城市，在義共黨運動之第二個星期日內，出動額外人數極多之警察巡邏，以對付數百萬工人之暴動威脅，義內閣計劃以軍隊力量維持公安。十六日之共黨宣言，係其第一次公開承認擁護此次暴動，按此次反政府運動結果，業已由義憤怒羣衆，發生四百件之破毀意外事件。

〔塔斯社羅馬十六日電〕義大利羣衆繼續堅決抵抗法西斯份子所伏擊，在米蘭近郊吉奧凡尼，發生新的法西斯挑釁事件，一個共產黨工人，過去的游擊戰士，受重傷。此事已引起新的羣衆憤慨的怒潮。味羅那，波阿辰，以及義大利北部許多其他城市中，都舉行抗議性的羣衆集會。在克里摩拿，「魁倫克」元兇之一，向示威羣衆開槍，一工人受傷。隨即發生衝突時，「魁倫克」另一兇犯負重傷。警察用催淚瓦斯彈干涉，並逮捕示威羣衆多人。佛羅稜薩舉行全市大示威，警察用催淚瓦斯彈干涉，引起衝突事件多起。巴勒摩造船工人在市區街道上遊行時，卡臘里，巴利，德尼拉城，都舉行總罷工。各地「基督教民主黨」人却不肯支持罷工。勞動局管理處昨夜在羅馬與首都所有各職工會委員及各廠代表舉行緊急會議，當即通過決議，要求解散「全國社會運動」及其他法西斯組織，「立即停止反人民的造謠與誹謗運動」，並制止由明目張膽的反動報紙及所謂獨立報紙進行着的關於實行復和內戰的宣傳。決議中稱：「倘若政府表明不打算採取這些必要的步驟以使局勢正常化，勞動人民就將被迫採取所有一切手段，以保衛他們的生存，保衛共和國，保衛民主的將來。」印刷業職工會的代表們聲明：印刷工人拒絕承印保皇派法西斯的「義大利長報」，該報在米蘭發行。因此，該報將不復出版了。全國農業工人聯合會書記處，致函總理加斯貝里稱：「除非政府採取行動以制裁法西斯的挑釁，『義大利農民們就不能長此不動了』」。

〔聯合社羅馬十六日電〕左派各報今日一致抨擊喀斯貝利政治，謂其應負上星期全國暴動責任。共產黨聯合日報稱現政權為「義大利大資本家與美國銀行家之走狗」。社會黨前鋒報稱喀斯貝利政府為「失望與悲慘之政府」。右派自由報則稱：上星期之暴動係共產黨發動內戰之序幕。上星期參加各次示威之羣衆自十萬至二十萬人不等，羅馬外交人士猜測暴動是否為革命性質，抑或為推翻現政府之策略。左派此次示威並不若以前之呼喊飢餓、失業、減低工資，僅反對政府放縱新法西斯主義，可見其具有政治性質。

〔聯合社莫斯科十六日電〕蘇聯各報今日批評法國與義大利正受其本身法西斯勢力及馬歇爾奴化計劃之威脅。真理報載梁季赤夫一文稱：美國務卿馬歇爾上星期已向參衆兩院外交委員會提出「政治上與經濟上奴化歐洲十六國之計劃」。梁氏並論及法義兩國暴動情形，與他報論調如出一轍，譴責工人階級之敵法西斯派應負暴動之責任，並稱：此種混亂，具有全國性，甚至具有國際意義云。

法「中間」黨派幕後活動
萊諾圖組「中間」政府
軍警出動大捕馬賽工人

〔路透社巴黎十六日電〕法國中間黨派籌組新政府之談判，已在積極進行中，惟前傳總理勃魯姆將於午宴邀請各中間黨領袖，舉行會談之說，被邀者僅兩院領袖，而無內閣要員之參加。變更原有計劃之原因不明。前總理萊諾曾於週末，會晤若干中間黨之領袖，而社會黨，人民共和黨，急進黨之代表復於週末赴巴黎郊外之社會黨元老勃魯姆之寓所晤談，據悉勃魯姆年高，精神尚健，若被請出任總理，願意擔任此職。

〔合衆社巴黎十六日電〕法戰時內閣總理萊諾，宣稱渠曾與顧馬迪諾總理討論組織一中間政府之可能，以便在左翼共產主義及右翼戴高樂主義兩極端中推行中和之政策。萊諾承認渠本人可能出任此政府之首揆，惟稱，渠與顧馬迪及其他政治領袖之談話僅限於「預先可能性及計劃合力完成，行動綱領」。社會黨及人民共和黨各領袖十六日在歐禮和總統別墅中舉行會議，據稱曾討論由萊諾出組新閣一事。新總理除獨立共和黨之萊諾外受人矚目者尚有社會黨元老萊翁勃魯姆及人民共和黨現財長許曼二人，萊諾稱，渠與勃倫許曼同在一新內閣中「全然可能」云。

〔合衆社馬賽十六日電〕在法政府宣佈以軍警驅散五日以來之馬賽碼頭工人罷工以後不久，軍警即以全部作戰裝備出動，搜捕一千五百名之工會領袖及示威……

宋氏重視粵省剿共

〔合衆社廣州十七日電〕廣東省主席宋子文，定十七晨接見華南軍事首長，並立即召開兩日聯合會議，討論「剿匪」措置。據稱中共黨在華南之活動，宋氏久表重視。據稱宋氏久與李濟深、張發奎將軍不睦，而張發奎正在領導華南之革命，故張發奎此後將在南京任閒職之虛銜，以監視之。

……帶著中，約有四百名被捕之人，其中警察，以及不能放棄之人，皆由於監禁……

克萊將軍 高喊反共反蘇
抑壓民主呼聲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駐德美軍總督克萊將軍，宣佈發動一種「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俄羅斯行政制度的運動」，「消息報」專欄作家藤朗今天發表專文加以譏嘲。藤朗指出：在外長會議開幕前夕，美當局企圖以反蘇的宣傳的呼聲，用來壓制爭取德國統一的民主份子，使人聽不見那種呼聲，使人不要去注意美國為了帝國主義者的陰謀目的而對德國西部實行剝削的政策。這位專欄作家寫道：克萊將軍的「反蘇軍戰」，便是新的反蘇宣傳運動的真正授意人，美國將軍，步當戈培爾的後塵，地位薄弱的明證。這位將軍的後塵，却顯出頗為可憐的神情，首先引起了德國人民已的疑慮。就連美國特准在柏林發行的報紙也很恰當地憶起：「在法西斯統治的十二年內，德國人民一直受着反俄宣傳和反共宣傳的爆動，」這決不是偶然的。藤朗在結語中說：總監部的克萊將軍，在反共的陳舊的旗幟下，進行着反對和平，反對民主的運動。然而，克萊將軍的蛻變為戈培爾型的宣傳部的一位將軍，大概也不會使他傳得久，已期望的贏得他在戰場上始終未能得的榮譽桂冠。

美記者談援華
借款不如借兵

〔聯合社北平十七日電〕芝加哥論壇報記者麥柯密克，今日與聯合社記者談話，反對美國援華貸款，主張「給以大批舊兵器」。麥氏稱：「美國貸款中國，僅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用於有益之事，其餘百分之九十五將擲於虛化，如是百分之五若然，則「何必給以大好金錢」」。麥氏稱，「關於中國政府應肅清不稱職官吏，並於美國新政府時代，此非過甚之談」。麥氏並謂日：「余在華十日，即如他人，成為專家」。麥氏擬於星期五六自滬赴京謁見蔣主席。

〔聯合社紐約十六日電〕紐約前駐華記者倫特之夫人，係「美國民主行動協會」、太平洋協會執行委員，現年三十六歲，……不滿意。美國以金錢及物資助蔣惟一有效辦法，為同時派兵前往監視其分配，並向蔣主席提條件，惟此恐非其所喜耳」。……觀感稱：美國在此與記者談論「赤化」，此實不明中國局勢之談。「美國駐華新聞記者係據實報導，並非親共，若國民黨現政府地位極不穩固」，倫華夫人此行研究中美關係，並稱，得更多瞭解之觀念，以使美金三億元資助中國，實屬無濟於事。此舉徒使共產黨及國民黨都成敵人而已。共產黨以其為於已無助而憤慨，國民黨則以其為滄海一粟而……

維辛斯基警告戰販

〔合衆社紐約十六日電〕蘇聯外長維辛斯基十六日晚出席美蘇協會宴席，即席發表演說，同時對蘇聯軍力之堅強加以讚揚……希二人為慫恿拿破崙及希特勒之……失敗者……

榆林西南有惡戰
保定依然受威脅

〔中央社寶雞十六日電〕據悉：榆林西南五十餘華里地區楊家圍子一帶大戰自十五日午起至十六日午後仍在激烈進行中，被我包圍之匪，因作困獸之鬥，一股突圍，繞襲國軍背後，經惡戰後，終被擊潰，現雙方主力戰，已進入膠着狀態。

〔合衆社北平十七日電〕共軍佔領石家莊後正向北往保定推進，保定民衆機關職員與家屬等紛紛向北平逃避。保定綏靖主席請求派大員赴保定坐鎮，各界並亦會聯名致電孫連仲將軍，河北綏靖總部自豐台移往保定指揮城防。據消息靈通方面稱：共軍自石家莊北移目的在加強近郊防務而非威脅保定，然外國軍事觀察家與國軍方面消息承認保定有被攻擊之可能，其目的在切斷鐵路綫，威脅平津，並可吸引滿洲之一部國軍也。

〔路透社南京十七日電〕頃悉顧祝同坐鎮徐州，國軍反攻南郊共軍，將共完全擊潰。鐵路搶修隊，正搶修徐州以南之鐵路綫，津浦綫，即可恢復通車。同時晉省方面，共軍正在集中，有大舉進犯太原模樣。國軍增援部隊及軍需，已急調該地。魯省方面萬密又遭圍攻，青島外圍激戰不已。據北平電稱，政府為配合軍事行動，軍事指揮人員將有更動，胡宗南將繼張治中任西北行轅主任。

〔聯合社北平十六日電〕共軍數百名，四分之三穿制服，今日侵入北平西南約三十哩之無人地帶各村落，掠去農作物，破壞民團營房並擄去村民十人。

〔聯合社北平十七日電〕東北戰況十七日繼續沉寂，惟據報共軍向西安、西豐及梅河口移動，可能為最後一次進攻之先聲。錦州附近亦有共軍集結。華北方面，南軍仍在準備作保定爭奪戰，當局否認共軍已包圍保定。

〔聯合社南京十七日電〕國防部發言人宣稱：晉南運城被圍兩月，十七日晨援軍到達，業已解圍，共軍向北潰退。此為政府軍在華北所獲第二大捷，第一為陝北榆林，整十九日之艱苦守禦，現已解圍。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華成煙公司出品

蘇聯各級地方選舉
繼續提名與登記候選人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史大林大元帥已被提名為莫斯科州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候選人。他已同意在第二選區中候選，消息傳來，選民們表示無限熱烈歡迎。區選舉委員會開會登記史大林為候選人以後，該區各企業中就紛紛舉行羣衆大會，無上熱烈興奮。

昨天，第三區選舉委員會登記莫洛托夫為候選人。第三選區中各企業，各團體，各教育機關，因莫洛托夫同意競選而紛紛舉行的大會，已變成一種生動的蘇維埃人民的示威，據此間所接消息：日丹諾夫與康茲納左夫已被登記為列寧格勒州蘇維埃候選人，卡岡諾維奇和赫魯歇夫則為基輔州蘇維埃的選候人。

在俄羅斯聯邦，烏克蘭，亞美尼亞，卡累里阿·芬蘭共和國，摩爾達維亞，都繼續辦理各級地方蘇維埃候選人的提名與登記。在阿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地方蘇維埃候選人的提名與登記，已引起政治活動的驚人的高潮。在州蘇維埃的候選人之中，有沙密陽紡織廠的女工瑪卡利陽。另一個候選人，尼科陽，是駕駛收割聯合機的專家，今年提前完成了兩個季節的規定工作。在庫班地區，選舉委員會已共計登記克拉斯諾達邊疆區蘇維埃候選人二百名。這個名單中有蘇聯英雄七名，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二名，著名的農業工作者四十三名，女性五十多名。

勞動勛業卓著的人士，被提名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地區蘇維埃候選人。摩爾達維亞人民推薦的候選人名單中，包括瓦拉提夫那的農民佐查，曳引機工作隊隊長茲拉托爾斯基，女集體農民諾杜拉娜。

各航空綫今加價
輪船客貨緩調整
渡江每客二千元

〔中央社本市訊〕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十七日奉交通部核准，自本月十八日起，所有各綫客貨運，照原價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茲將由滬飛往國內外各重要都市之客票價格附錄於後，國內綫由上海至南京四五○、○○○元，至漢口二、一五○、○○○元，至昆明五、六○○、○○○元，至重慶四、一五○、○○○元，至成都四、八五○、○○○元，至廣州二、九五○、○○○元，至青島二、一五○、○○○元，至北平四、○○○、○○○元，至鄭州三、五○○、○○○元，至西安四、○○○、○○○元，至蘭州五、五八○、○○○元，至迪化九、一五○、○○○元，至柳州四、○○○、○○○元，至桂林五、八○○、○○○元，至台北二、三五○、○○○元，至瀋陽一、四五○、○○○元，……（國外綫由上海至香港港幣三八○元），至馬尼剌一七五美金，至加爾各答一、六一○美金。

〔中央社本市訊〕本市輪船業客貨運自十月一日調整後，迄今不過一月有半，近有少數民營輪船公司，以開支日增，乃力主調整運價，大輪船業公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時，議決自十七日照十月一日舊價一律增加百分之五十，貨運分類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此次開支增加……船聯會推派代表六人，晉京面謁俞部長請核，據該代表……

七日自南京致電輪船業公會稱：俞部長因客貨運價甫自調整不久，為避免影響其他物價上漲，已決定暫緩調整。

〔本報訊〕本市各渡江渡資業已劃一規定，今公用局特將黃浦江渡資，比照現行濟渡渡資規定為每客每次二千元，如係包船性質，按照該船規定裝載人數全部渡資為標準。例如該船規定載客量為六人，包船渡江渡資即為一萬二千元，以示限制。

游資作祟
金鈔黑市猛漲

〔大公社訊〕日來金鈔黑市波動又起，市府除會飭經濟檢查會報金鈔組加緊檢查工作外，並定於日內召開經濟會報，茲據市府沈秘書長昨語記者稱：外間謠傳政府考慮更動現行外匯率，投機份子遂乘機掀風作浪，又因外省游資之集滬，既無正當出路，致有作投機買賣者，市府現無法阻止外資來滬，惟有加緊檢查工作，最近之金鈔組近日業已破獲大批金鈔黑市經營機關多起。

英蘇談判破裂原因
萊昂提耶夫指出英國商務大臣為什麼曲解商務談判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萊昂提耶夫在今天的「真理報」中指陳：英國商務大臣威爾遜，曾答覆「倫敦新聞」一記者所提出關於與俄國恢復談判的機會一節的詢問。威爾遜在其答覆中說：英國商務代表團從莫斯科返國以後，英政府曾向蘇政府提起過好幾次。萊昂提耶夫指陳：威爾遜沒有詳細說明英政府究竟提起過什麼，却說：「迄今我們還沒有獲得蘇政府關於準備根據可以接受的條件締結協定一節的任何明確的聲明，不過我們的提案依然有效」。萊昂提耶夫追敍道：衆所周知，英蘇談判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英方拒絕保證履行其關於英國貨物運送方面的確定義務，而蘇方却已同意履行關於蘇聯貨物運送方面的確定義務了。所以，關於用美元支付的問題跟談判沒有絲毫關係。萊昂提耶夫說：英國商務大臣為什麼要企圖歪曲英國輿論界呢，這顯然是要對英國民衆隱瞞住工黨政府的一味向美國投靠，且在擴大那種損害到英國利益的對外貿易。

美兩院特別會議開幕
一周國際述評
蔡齊林

美國會參衆兩院特別會議已在十七日開幕了。這會議將討論援歐及防止物價上漲事宜。自從六月五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演說中提出了全面援歐計劃，到現在已經有五個月了；自從七月十二日，歐洲十六國在巴黎舉行會議，商討接受美國經濟援助計劃，到現在也已有四個月了。可是叫囂了四五個月，只聞雷聲，不見雨點，而且雷聲也似越來越小，先是說全面援助西歐十六國，繼而說要緊急援助，現在却只是緊急援助法義奧三國了。對象只限於法義奧，所需經費，至目前為止，有兩個估計數字：一、馬歇爾估計約在一百六十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二、哈里曼委員會估計約需一百二十萬萬至一百七十萬萬美元。馬歇爾預計的「期票」是這樣開的：第一期緊急援助，即期支票約五億九千七百萬元；第二期自明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開給西歐各國，即參加巴黎十六國會議的各國的，約十五萬萬美元；第三期，在七月一日以後一年內開給西歐各國，則需六十萬萬美元。

關於援歐的總額，馬歇爾稱：「將來可能參照哈里曼之報告而修改。」馬氏「要求成立一強有力之行政機構，以處理關於援助之一切事項。此機構對於國內及國外之援助事務，有整個統一之職權。馬歇爾建議任命一大使銜之官員，以促進歐洲各國之合作，同時處理美國國內援助計劃之進行」。（華盛頓十日廣播）看來援歐計劃的實現，馬歇爾為了克服國內阻撓的困難……

……防止通貨膨脹，並將建議援歐物資以稅收支付。」（路透十六日電）杜魯門這項意見，成了強烈的共和黨的對照。共和黨全國主席黎斯告無綫電聽衆稱：「如杜魯門打擊高物價之建議包含新政之殘餘物，則渠不獲顧問之意見，補之以急迫得堅強之抵抗。」（合衆十五日）顯然地，長期援歐計劃與國內物價問題之間，似有嚴重之抵觸存在。——所謂「抵觸」便是稅收問題，代表着金融資本家的共和黨對於援助歐洲與制止國內通貨膨脹，是同意的，但他們堅決反對政府在他們身上打算，相反地……

共和黨諸領袖的反對，可能循着兩個原則：第一是請求援款數量，由少而多，由小而大；第二，以免把國會的開支……

劍
——給××底短簡——

夏民

接到你斷續已久的信，你說：「像已躺下，詩久不寫」。那麼，我將百倍歡欣來爲你底「以劍代詩」頌歌，願爲你正義底劍柄鑲上一束靜潔的玫瑰。如今你握緊劍柄，我卻要握緊你底値得驕傲的潔白的書生底手。

剛一唱出「艦劍」對於日出的期望，你抖掉了滿身經年的風塵，向這個城市大步走來，就立刻蒙受了急降的風雨，你默默地獨步徘徊在這個饑餓的商埠底柏油路上，用含血的眼淚詛咒那些給人民鎖鍊的奴才與渾蛋；接着你又毫無退縮地來回疾走，爲的是在風雨直刺底下亮起爲晴天而呼喚的號角；而你剛一舉步，剛一投足，一陣更大的風暴，就轉身把你打入急流的洄渦。

由此而悲哀，猶豫……退卻嗎？你不，絕不相信受難就是命運底週期，絕說的重覆。生命在，就有生命的劍閃射的光、寒冷、蕭冽、永遠逼趕魔鬼的巢穴。

往常，我們都太爲自已留戀，都愛在幻想裏泅水，在夢裏游泳，而所幸的是我們不幸都跌落在人間的苦海……悠藍的天，奮走的馬匹，濃醇的酒，明眸的少女，七弦琴，那些曾經織成我們童年的金黃的夢底一切，都像泡沫一樣地幻滅，渣滓一樣地沉入海底。我們在沙礫上孑行，在水流裏喘息，而我們都使勁鼓起了我們底額子：從死寂中掙扎生存，從動搖裏握取方向，從幻滅內追求希望。我們要求活，也要求了新的戰鬥。

我們……躍進，接火，休止，停息。我們鼓勝，而也有時敗北。當我們孤零，疲憊，無助的時候，也曾向我們底信念禱告，新求過眞理底啓示。

然而，眞理說：「到受難的地方，去再死一次」。有新生，也必有再死。你會然仗劍前行，我們爲你也爲自已祝福。

聲音在你底劍裏。

萬重崗下的獵戶

婢之子

冬天，就萬重崗下獵戶流行的話是：「現在該我們動手了！」這意思就是說野獸們春天挖吃了他們播在地裏的種子；夏天糟塌了他們的還未成熟的瓜果；秋天搶走了他們辛苦培成的山薯和黃金稻；現在到了冬天，野獸肥了，也正是他們動手的時候了。於是，在我的記憶裏立刻湧現出羣山圍繞的山塲；有名的老鷹巖上，一棵聳天而起的老榕把傍在右邊的山神廟壓去半邊，低處的叢根就垂在屋脊和瓦塊上；山神廟連廟門都不曉得什麼時候沒有了，舖上旋滿了泊壁蘚，望過去就像體着綠茸茸的偽裝一樣——山裏人說：「要不是泊壁蘚泊着，山神廟老早倒坍了。」風不時從廟後猛捲出來，將乾枯了的老葉也隨風翻滾廣廠地落在瓦上，飄到廟塲上飄着、佩着、喧囂着的人羣裏。廟塲上那些多髒的、泛黃的、疲倦的臉孔是嚴峻的，有的是從田地歸來，有的剛由學塲下工，由於山塲上世代相沿的一句話：「躲避野獸，野獸會找上門。」他們即是在上刻鐘裏還在勞動着，此刻也都帶着磨鍊後的疲乏來參與這盛大的搏鬥，緊細在身上的千補百納和失去顏色的綿襖掩抑不住高昂的而睃睛，獵叉就在身傍的遺眼珠，當是那麼無情地瞭着，有時忽然記起缺了什麼就重重叫出來；孩子們都在人羣中夾着，呼喚着，比我大一些的，有的竟也跟在爺叔背後，學着大人樣子，把全身細紮得緊緊地，帽上有的還插上一兩根雉毛，旁若無人地拿着「作餌」的小羊，和背着彈藥壺、乾糧袋，和獸着「藥箭」，「引綫」等雜物袋；山塲裏的女人，在每日園地裏的勞動和晚來幫助兒夫燒炭的磨折裏，終年的臉色都是冷漠和陰黯的，但現在卻脈脈地深着丈夫的身影，細心地爲丈夫整理身上細紮不妥的衣帶，和掛上由山神廟裏虔誠請來的黃色或者紅色符袋……一切差不多舒齊後，那個由廟裏出來的老頭子把牛角嘴朝着陰霾凝聚的山頭嗚嗚吹出聲來，一面大踏步領先走了。這時候，外婆總是從肩上把我放下（其實我自覺已不小了），道：「去，跟舅舅喊平安！」實在我的心早就飛向舅舅那邊去了，只看那比大三歲的表哥，頭上用塊用石灰製過的「野貓」（狐狸）皮包着，邊上加插三根雉雞毛，斜背着彈壺，脚踏一雙多耳麻鞋，褲管統統用帶子紮起來，濃黑的眉毛下一雙眼珠還不時骨碌碌地朝我轉着……我跑過去，我道：「舅舅平安！」舅舅一下一把我舉上半空，擺了一下放下來，說：「好，大了舅舅帶你去打獵。」我摸了他的手，又摸那靠在岩石上土製的火藥銃，大膽說：「舅舅，這就跟你去吧！」舅舅打了一個哈哈，還未說話，我的表哥把手一揮，儼若大人說：「不行！你跑都跑不快啦！」也不再看一下我的臉色，又惆悵說：「大虫來了，怎麼辦？」我受不住表哥的譏嘲，我哭了出來，舅舅又把我抱起，鬍子擦着我臉孔，嘀嘀着：「好，好……大了舅舅一定帶你去……」上面有人催促舅舅快走，外婆就把我從舅舅手上接過來，我抽搐着，我看着表哥隨着舅舅爬上萬重崗去……

有一年春天，種子一下地，第二天，那些「野貓」發了瘋，理好的豆畦、花生畦都挖翻了，密密麻麻地印上貓爪跡，未被吃去的豆子、花生零落地翻在畦上和田溝裏；曝芽時都只三全二半，補都補不齊了。對於把感情和生命植在土地裏的農人，有什麼比這更使他切齒呢？就在三天中，他們在近鬧十里內搜殺了大大小小近百頭的野貓，外婆因此還特地叫舅舅來給我去，煮起整鍋的貓肉團着吃。野貓肉的口味實在比雞鴨都好，外婆假意嗔怪說：「顯仔呢（獸子），怎會不好呢，它們都是擇着好物吃去呢……」

可是，夏天來時，在一場流行的霍亂裏，萬重崗不到十天工夫，萬重崗下死了十五個人；當死亡最劇時，雖然山神廟裏總常點上神燈，許下出遊大惡，也不能阻遏這惡魔的橫肆。後來，老一輩人都說是「野貓討報」，談到時都不敢公然說出來，只詭譎地用小指比了比，大家便都曉得是說這事。因爲這一影響，萬重崗停了獵，外婆有兩年不會邀我去；然而，第三年上，野獸繁殖愈形愈盛，猖狂了，白天都敢冷不防地跑到村裏抓了牲畜去，年青的一輩再也忍不住了，於是，萬重崗下又展開了人獸的鬥爭，而年逐一年地加深着，正如外婆後來說：「豺狼一日莫除盡，山裏人一日莫想安閒呵！」

這以後，我的外婆死了，舅舅也在一晚山行裏不見了，後來連屍身都沒找得，只表哥逢年過節還送一點野味來；表哥差不多也有舅舅一樣高大的骨格，不同的，熠熠的眼神永遠讓人有着淩虛與蔑視的感覺，父親常常告誡我不可學表哥樣子。可是，後來我離開家，他也不大來了，聽說生活與役賦快把他壓購了……

但是，要來的事終於來了，一星期前，距離萬重崗十幾里路的我的一位遠親忽然由省城寄來一封信，他很驚地說：「萬重崗下的獵戶翻上萬重崗了，但我們收租人卻完了蛋，我奶奶講：天殺的黑子（就是你的表哥呢）呀，你要做「土匪」自個去做好了，又帶上許多人去，叫我們怎樣生活呀……」

看完信，我眼前浮起了許多異常親切的臉孔、丘樹、田野和森林，我好像目擊他們從廟旁（不知那座山神廟倒塌了沒有）崎嶇山路上爬上萬重崗：而我也更懸念起那個孩子，我父親不大喜歡的孩子，雖則我仍舊生活在卑濕和暗無光亮的泥屋裏，我還是向門口拋出了我的祝福和關懷……

三六、十一、十夜于江灣

課本（一）

林詩

下課鈴才剛剛響過，老師的話還沒告個段落，李根發卻已自從位置上站起來，拂開了衆人搶出課室，三兩步再加上一個虎跳，不一刻就躍出那所小小學校的大門。

雖然實際上他還未滿十四歲，但只要離遠了校門，拉起架子；攏開腿當街一立，雙手朝褲袋裏一伸，看那挺胸凸肚的姿勢，便也堂堂一表地有着成年漢子的氣概了。

他現在便不覺地擺着這種姿態，回首望住校門，滿臉不耐地在等候他的好友楊勇生。

楊勇生十三歲，他們倆是形影不離的好友；但別的同學卻替楊勇生起了綽號叫「跟班」，這就因爲他專做李根發的下手的原故。

因爲楊勇生要替自已和李根發收拾書包，料理些事的原故，他沒有李根發的快，落在後面了；但總還比別一些同學快一些，不一刻，就見他兩脅夾住兩個破舊書包，氣急敗壞的趕將前來。

可是李根發顯然已是不滿意了，他那一雙腫漲似的小眼，就猜猜地在吐露着兇光，甚至像要撲上去撕咬樣的狠狠地說：

「飯沒吃飽！」

楊勇生長慣般，隔着一段就心地止了步，縮着鼻涕，扭動着身子，（怕脅下的兩個書包掉下來，）喘息未定地回答：

「湯小寶札住我走不出。」他綫禍於人地說。

「小娘×，停歇，老子做她！」他咬咬牙說；一面向楊勇生招手：「過來呀，老子又不吃你！」

楊勇生趑趄不安地向他移動兩步。

「你就不好順手一拳？」說着，他自已拔出拳頭，朝對面楊勇生的小肚子上，做了一個姿勢。楊勇生慌着躬了腰；急於閃避了，李根發卻哈哈的大笑着，索性將那顆握得很緊的黑拳頭，趁勢向楊勇生跨下一撩，得意地嘻笑開顏的道：

「哈哈，小赤佬，介嚕裡！」

楊勇生這才安心地走攏過來，得神過度地竟將一隻破書包遞給了李根發；那知還沒遞過來一半，李根發卻已自斂起笑，毫不客氣地向他瞪了一眼：

「幫幫忙好啦！我的手臂都酸了。」楊勇生說，一面半眞半假的，做作地去按摸着手臂。

但李根發卻不去理睬他，管自轉過身，雙手朝褲袋裏一插，悠閑地說：

「有啥道理，老子停歇請你客！」

楊勇生就只得跟在他後走，吃力地弄穩了兩個書包，囁嚅地道：

「你總是這樣說說！」

李根發便立即回過頭來，嘻皮涎臉，可又扮得很嚴厲地向他叫：

「觸那，你不相信老子？」

楊勇生趕忙縮了下鼻涕：

「可是，專門說說總不作數！」

李根發也不禁笑出來了；他拉出手，握了拳朝起一隻大拇指，點點胸脯說：

「好，這回，我準請。」

「這回？」楊勇生不肯輕信地重複着說。

「唔，這回，」忽附身到楊勇生耳口，低低的告訴他說：「你知道，我今天在陳明珠那裏嘹到五隻洋。」

楊勇生瞪目呆儘望住李根發：

「五隻洋？」

「唔，五隻洋，洋盤！」李根發得意地擊了他一拳。

「她送你？」

「介便宜，赤佬！」李根發說。

「實給我！」

「你有啥用？」

「我勿可以賣出去，賺銅鈿？」

「格有趣頭！」楊勇生不屑地說。

李根發卻一把抓住他問了：

「你曉得伊賣給我啥價鈿？」

「我勿曉得？」

「只算六千塊！」說着驕傲地做了個鬼臉。

「介便宜？」輪到楊勇生吃驚了，他聳聳肩，安穩一下脅下的書包說：「哪能被你噱來格？」

「哪能？」李根發得意地用手摸下嘴吧，同時吸了下鼻子，說：「——哪能？唔，「挖而斯」呀，」滿臉的神祕。

「講講看呀！」楊勇生求着。

「哼哼，陳明珠跟姚藍生軋姘頭被我捉住了！」李根發興奮之餘，一口氣說出來了。

「你看見？」楊勇生急急問地說。

「自然！」李根發指手劃脚地說起來：「我早看出姚藍生想跟陳明珠軋姘頭，你不看見，姚藍生老是跟在陳明珠後面嗎？人家說她，她還老起臉來說「我們是親戚」，罵我們是下作胚！操伊拉，有一天，夜裏，我到弄堂裏去撒尿，就在尿坑的轉灣頭，操伊拉，觸眉頭，我就看見姚藍生拉住陳明珠在「開司」呢！」

「你看見的？」楊勇生的眼睛老大的，一雙手按緊了兩邊的書包。

「自然，」李根發一口咬定。「我就看見姚藍生攀住陳明珠的頭在香面孔，陳明珠動都不動！」

「那末你就叫了？」

「叫——！」李根發白他一眼。「我眞不叫，我偷偷地看了一刻，躲開了；看着姚藍生走出去，這小赤佬還穿了西裝，上足油，眞是拆白黨！」

「後來呢？」

「後來，」他故意賣弄般的逗引人家一下。「後來我奮也不響：不過有一天，我看見陳明珠一個人，我就問她買洋錢。」

甜美可口·常含有益
金嗓子保喉片
消毒口腔 抗傳染病菌 療治咽喉各症 響亮嗓音
中西大藥房
福州路山東路口

消治龍藥膏
SINE 信誼
夏季熱癤 化膿潰爛 如用本品 迅速治愈

鐘牌414毛巾

一經試用 保證滿意
中國華泰製造公司出品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四十四期 業已出版
一個世界·兩個制度（國際一周） 魯斯金
莫洛托夫報告（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周紀念）
蘇維埃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 凌丁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 馬里寧
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運動 伊凡諾夫

請購本社出版：
柯席烏洛夫編
——俄文讀本
——俄文選

教授俄文
請函霞飛路一二八五弄六十五號或電七九九九五接洽

（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第七十七期

雜文二題

周三

給「隱士」

晉人們的主意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混亂時代，人民的痛苦，大戰鬥，就是他們之所謂「無道」。於是就「隱」，起初也許不過是逃避，進一步便引此清高自鳴，作爲有安的藉口。但後來，從消極而積極，倒成爲一種術了，一種成名或爬上去的捷徑。

隱士而成名，初看雖然滑稽，再看下去，眞得佩服他的滑頭。

當天下大亂，勝敗難分時候，站到誰的一邊呢？頗使專以投靠吃飯的士們無所適從起來。投進渦裏吧？未免太危險。於是就「隱」，在超然的地位旁觀着，待到勝敗已定，亦就是他們之所謂「有道」時候，勝利者自然就會要他們這樣一批幫兒來助手或清客來點綴太平的。當時勝利者假如是項羽，我想四皓幫的便是虞姬的兒子了，這就是他們比范增陳平聰明而且妥當的地方。

久之，隱士的人世倒成爲「天下有道」的證明，有如西瓜上市，時候就是夏天。久之，非這東西上市就彷彿無以證明勝利者的「太平盛世」了。

這時候，隱士就是金字招牌。而且是可以抬價的必需品，這東西看去彷彿冷淡，清高，但其實很熱心，而且很庸俗的。

殷光故意在大熱天裏穿羊皮襖釣魚，一面隱，一面卻唯恐其不怪，沒有人注意。吊膀子的女人濃妝艷抹，卻裝着端莊的樣子，就顯得隱士三昧。但研究是女人學隱士呢？還是隱士學女人？卻難說了。至於被垂青時還裝模作樣，牛推牛就地，這撒嬌既是學女人的吧？

在這樣應時時候，實在該多要點價錢的。

而且不一定劉秀聖，元清的君主不亦是很需要他們麼？何況有錢則賓，並不專捧主顧。

因此，「亂世」時代，一定產生「隱士」。

忠臣與好狗

忠臣，即主子的很聽話的忠心的臣子也。

主子說：「捉來」！他就捉來，說：「殺掉」！他就殺掉，主子說：「打自已的嘴巴」！他就自已打嘴吧，「月亮是四方的」！「是的，主上！月亮是四方的」。

「要欲臣死臣則死」，這臣便是忠臣，忠臣是只知道主子的意旨而不管事實的是非曲直的。

好狗，即主子的很聽話的，好的狗也。

主子指令：「咬」！它就咬。「跑」它就跑。然而主子萬一拿刀要殺，它就不免要跑開了。——這一節，就沒有忠臣那樣聽話到徹底，但也難怪，因爲它是狗，當然比不上人。

好狗也是只知主子的意旨，而不管事實的是非曲直的。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而忠臣與好狗，卻實在是差不多也。

但忠臣能名標青史，而狗卻不能，是因爲好狗知道愛惜生命麼？或者因爲忠臣是「人」麼？噯！

磨坊

季望

你可曾從老者的錯綜的臉上，想像到他底苦痛多於歡樂的生活。你又可曾從一棵聳立雲天的蒼松的沉默，連想到一個人藏在沉默後面的對於生活的勇氣。

從山陵，大樹，流水，……這些都予人以崇高的性格，堅忍的操守，思想的源泉的啓發；那麼，從一個人，就可能獲得更眞切的啓示。

記得故鄉的小鎮上，有一座東觀橋。橋的北面是一條石板舖砌的大路，橋南首有一家醬園。每天，有很多的人帶了碗和瓶到那裏去買醬油，乳腐……靠近醬園的一旁，有間稻草蓋頂，泥土揉成牆的屋子。每天從這屋子裏發出低而沉重的聲音：

——隆……隆……

這聲音是人們熟悉的。每天雖然有許多人打從草屋的門口經過，然而總沒有人踏進門檻一步。

有一天，母親叫我去買醬油，我便小心翼翼地走了進去。

裏面是昏暗的磨坊。屋子裏面彷彿蓋着雪似的，到處都蒙上了麥粉。中間站着三架石磨，正有一個中年人趕着三隻牛，在那裏轉着圈子。麥子從石磨上面徐徐下去，從石磨中間的縫隙裏面不斷地飄落着雪白的麥粉。我凝視着那幾隻瘦牛：眼睛被小竹器蒙住了，肩上按着木架，跨着徐緩的脚步，急喘的呼吸，使它們嘴邊掛滿白色的唾沫。那個中年人就提起細竹竿，「豁」！一聲，瘦牛的背上印着顯明的傷痕，於是暫時加快了步子。

就這樣，我認識了那個中年人，和那個磨坊。

過了一個時期，我又走進了那個磨坊。這裏面已有了改變，但熟悉的磨聲仍然在響：

——隆……隆……

三隻瘦牛已經不在那裏了，代替瘦牛的是三個人；肩上按着木架，深深地彎着腰，兩手顯得更長地垂直在面前，頭頸伸得很長，向前一探一探地，使放在面前的雙手幾乎觸到地面，他們赤着膊，汗在臉上、背上閃着光，在那裏兜着圈子。我認識其中那個老的，他就是我以往認識的那個中年人。

我兀自望着他們，我驚愕了，但那個老人說話了：「你還記得我嗎？」「怎麼不記得，」我再問他：「你們的牛呢？」「牛嘛？賣了，老了它們做不動這個了啊！」半晌，他又接了下去：「本來我們的老板是打算再買幾頭的，可是如今牛價太貴，而且牛的食料也買不起，他就叫我來做這個了……你要知道，我們窮人，祇要有碗飯吃……」

……………

自從見過這樣的人，我才深深地了解了生活。

這是一個被苦難生活鞭笞着的生靈。從這影子，我得到深的鼓勵與啓示——在更多的苦難的面前，我忘掉了自已的苦痛。

我應堅強地活下去，爲了更多的人們的苦難。

我要不斷地爭鬥，爲了爭取人的生活！

三十六、十一、十四、江灣。

微沫集

馮放

賊

「賊？」

在鐵路的車廂裏，我的左首，一個商人模樣的中年人，在問一個學生打扮的年青人。他們什麼時候談起來的，談了些什麼？我都沒有聽到。

剛才我正旁聽對面座位上的婦人談一個孤丁了的匪夢的故事。

「賊。在這年頭到處都是賊！」

年青人清了一下喉嚨，看樣子他要準備長談：

「是這樣的：他們學校的宿舍裏常常丟失東西，可是又總找不出蹤跡來。這天，緊急集會鐘已敲過了，隊伍已經在操場上站好了，一個學生卻躲在圍牆的拐角處蹣行，這是出奇的行動，緊急集會不到是很嚴重的。一個工役發現了，後來就從那兒的牆洞裏拿出了一支停了擺的手錶。

於是，偉岸降臨了這個出奇的行動的有罪惡的人。是什麼一種力量迫使這個罪惡的行動的呢？……據說，這個有罪惡的不幸者，家裏有母親和弟妹餓索着嚴寒的身軀，用飢餓的眼睛從遙遠的盼望着他。

於是，他要重重的處罰這個他們認爲有罪的人。

「我們扒開了他的褲子，——嚇！「野蠻」（渾名）昨天晚上不見的一條褲子又在他身上找到了。……他竟不怕，野蠻又粗又大，能不好好的收拾他?!……」

他們的話，乃至更多的他們的話，在馬達聲中，在「蹇蹇」的車厢顛簸聲中，又談到哪兒去了，我沒有聽見。這時候，我的耳旁只有一個聲音在說着，——這也許是我自已的聲音，但它卻是這樣的清楚與明朗。——

「他爲什麼要去偷盜呢？難道他不知道這是罪惡的嗎？他爲什麼要去拿那個又粗又大的野蠻的褲子呢？難道這不是可怕的嗎？……他眞有母親和弟妹麼？假若她們知道了他遭遇了不幸，她們又將怎樣的嚴寒與飢餓中，涎索和盼望呢？」

老少校（三）

下士

我悲哀地收起了向四表哥求援的希望，衝着黑茫茫的夜空，向週遭的榛莽棘叢摸索。那艱辛的日子，像投進火坑裏一樣的煎熬，在一整年的日子裏，我幾於懷疑到自已能夠有繼續生存下去的可能。可怕的瘧疾乘虛向我襲侵，一連幾個月沒有間歇，漸漸變成高度的貧血，使多年的老毛病又隱在腰際發作，再瞧瞧黃腫臉孔的妻和乾枯瘦削的孩子，啊！我將如何生活下去？我們然了！啊！然而，我終於活了下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以殘搏的精神去競賽險的考驗，我幸運地贏得了一份低微的職業，就這樣持續了我生命的源泉；這就像一葦落在深淵裏的溺者，突然發見了一段木頭似的，我奮力地爬過許多浮屍，衝開了也和我一樣在掙扎着的溺者，划着，泅向前面，緊抱住了那段木頭，避去了死神的掌握。我慢慢浮近淺岸，喘着氣，遠遠聽見後面那些溺者的慘厲的呼號，一聲聲微弱下去，終於沉沒海底。我活下了來，是多麼地殘酷！然而，是我殘酷麼？這段木頭就只够把我浮起，我遂不及將它拋給那些未滅頂的溺者，但那無底深淵已經把他們一個個吞滅了！

一年流光輕輕飄去，「勝利」的週年祭以後，在我擺脫了失業羈絆的第三個月裏，四表哥從H市來了，他挈領着妻小，奉命調往冰雪烽火的塞北。這回他自已沒有到我家來，是表嫂一個人冒着凜冽的北風匆匆的尋到了我，又匆匆的把我牽到了N站，據表嫂說兩小時以後又要出發，四表哥集合聽訓去了。跨過幾道骯髒的卸貨月台，一列長長的鐵皮做車便呈現眼底。我隨着表嫂前行，將到臨末第二節的車門處才停住，跨進車廂，一股濃烈的馬糞味夾雜着潮濕霉爛的氣息衝進鼻管，那舊日的熟悉的幻覺又突然的從腦際浮起。我定神一瞧，車內還不擁擠，只有四壁滿滿的堆疊着箱籠什物。空隙的地方，疏落地舖着些草薦和軍氈，女人們縮瑟地坐在上面哺孩子，有的在檢理什物，幾個大一點的孩子啃着甘蔗香蕉，把皮屑向對面平車擲着玩，見了我都一齊投射着陌生的眼光。車廂裏一片雜亂骯髒的景象，彷彿災區裏遣送出來的一羣難民。表嫂招呼我走好，兩個姪兒女都給我叩見過了，便談說着往事。

月台上一片雜沓的皮靴聲漸漸由遠而近，集合聽訓的軍官散隊回來了。是熟悉的聲音隨着一個人影衝進來。「表弟……啊，你……你好！表弟！……」

他和從前差不多，已經帶一點中年人的虛胖，頂有點禿了。他緊握着我的手，激動的連話也說不出，一雙眼還是那樣朝上翻着，但有點濕潤了。我感應地鼻腔裏也酸了起來，緊握着他的手，是一種粗硬的感覺，厚厚的皮繭使我立刻連想到那上面曾經沾染過多少血腥！不管是敵人的是無辜的人民的；它又給多少人們打出了那燦爛的江山和巍峨的高位！然而，他現在所得到的是什麼?!……

我迷惘地望着他，一時也不知說些什麼，只緩慢地吐出這末一句：「……啊！四表哥，……你們辛苦了！」

「唔！……」

像有什麼東西哽住了喉嚨，他愈加說不出一句話。大家沉默下來，坐在鋪着軍氈的地板上吸着煙，灰白色的煙一縷一縷的從口中吐出，冉冉向上升，給車頂壓住了，便併成一團向車門口冲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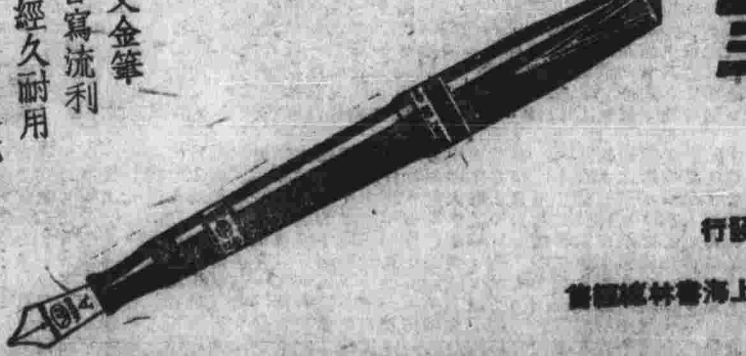
還是他先打破沉寂。

「你們好啊！表弟，這些年來，我們時時刻刻就在想念着你！……」他指着靠壁幾件殘舊的箱籠和舖蓋，深深嘆了口氣，有無限感慨：「半生戎馬，所得的就是這幾件爛傢伙，……現在……唉！又要出關了……」

「馬上就要出發麼？」我問。

「是呀！午後兩點鐘，在××碼頭登船。……表弟！二十年了，我們連小錢一次的機會都沒有，多悔人！像一副機器，當軍人便是這樣乏趣！」

二十年的軍旅生活，使他由厭倦而傍徨，而感到空虛。

文文金筆
風行全國

文文金筆 書寫流利 經久耐用 國貨之光
請人人推薦提倡
文文金筆廠發行
上海四馬路三七六號上海書林書店總經售